六司儀主持公益籌款
五人體重競猜成善舉

肥肥重二百廿二磅身價最值錢

十一月三號舉行《衆志成城為公益》，將由六位司儀担任，包括曾志偉、黃霑、肥肥、劉志榮、林建明五人，同時更安排兩位主席贊助，將六位司儀體重加上競猜籌款，每磅一百元，昨日幾位司儀輪流上磅，共約有八百多磅。

當中自然是肥姐體重最重，身價最值錢，目前她體重有二百二十二磅，較早時瘦掉廿磅肉，肥姐理想目標再減廿磅。

提到因為亞視安排欠理想，在招待會前沒有資料提供，教她不知所指，對此肥姐不欲多提，其後亞視已有稿件給她，事件便告一段落，肥姐自言尚在慢慢適應新環境，彼此在互相交流之中。

其女欣宜上學已有一段日子，返學後欣宜反而消瘦了些，可能沒有了午睡習慣，雖然欣宜母親是藝人身份，但未得到老師特別照顧，校方對所有孩子公平對待，教育方求自由。

肥姐說，其實欣宜只曉得她是媽媽，對於工作方面並不了解。

肥肥與心肝寶貝女欣宜

《衆志成城為公益》之「金裝七十二家房客續集」，沈殿霞及盧海鵬飾管家，謝賢飾包租公。

沙姐為善事犧牲美態
有機會做主持感開心
患風濕痛嘆名利值其次沒健康失鬥志

近日天氣轉變，林建明的風濕舊患經常發作，疼痛不已，曾多方求診未癒。

近幾天，沙姐對氣溫轉變極不習慣，嘔吐大作，十分辛苦，她突然慨嘆說：名利僅在其次，沒有了健康，人也失去鬥志。

此外，昨日亞視在廠房舉行招待會時，肥姐對亞視安排欠妥當，一度面帶怒意，沙姐指言做人應放寬一些，對方可能尚未適應亞視環境。

有機會主持《衆志成城為公益》，沙姐會努力做好，以前在無綫時她曾經爭取過做司儀，惜未獲批准，因為EYT不想轉變其工作環境。

沙姐認為公司不能阻止藝員前進，雖然她從沒要求亞視担任主持，可能在《開心鬼續笑》一些主場環節上受到賞識哩，早前該節目因碰上「亞運」關係，製作上有些混亂，影響收視，經過調整後，現在已回升過來。

《衆》其中環節由她與陳百祥，曾志偉，盧海鵬，梁韻茵，吳君如合成叻人組，互相認叻一番。

另外有項磅重捐錢籌款，一磅一百元，最近沙姐胖了廿磅，總算對善事有益，笑言為善事犧牲美態。

陳佩珊不甘新車掛彩

陳佩珊才考取了新車牌，榮升車主兩個月，就遇上意外。

她謂當時在公路上，有輛大貨車向她示意要過綫，但由於她前後亦有車緊貼行駛，根本不能相讓，故沒有理會，豈料那輛貨車，竟强行插入她的行車綫，壓凹了她汽車的沙板，若再力度猛一點，她就可能連命都會沒有。

由於她未試過意外，要她自行報取保險，不知如何處理，於是遂忙致電給一位律師朋友，着他來與警察及貨車司機交涉，但該貨車司機怎樣也不肯認錯，不肯賠錢，要她自行報取保險

保持自我不模倣人
袁詠儀不理會評論
讚朱玲玲十全十美以她爲發書目標

港姐袁詠儀給評論不及吳綺莉言談大方，認為吳較為適合參選國際性選美，對此，吳綺莉不以為意。

袁詠儀强調不會失去自我風格，刻意模倣別人，雖然仍是帶着孩子氣性格，不過成熟是隨着年齡增長去改變，硬去扮大方個人都不能接受。

翁杏蘭的笑容永遠可愛。

袁詠儀惡補英文
翁杏蘭當任老師

有說以袁的孩子氣性格，難以支撐大場面，翁杏蘭不表苟同。對方目前年紀實不宜太過成熟，刻意去做可能引來反效果，失去自我，而且他日再要尋回天真時刻是十分艱難。

無綫又安排她月底與邵逸夫及袁詠儀到大馬參加亞太影展，故此在《朝陽》中戲份有部分刪去。

朱玲玲讚她有出外參賽條件，令她開心不已，朱玲玲說她具備五呎六吋，身材平，均具有選美條件，袁詠儀不加插任何意見，只管盡力而為作賽，當下要努力操弗增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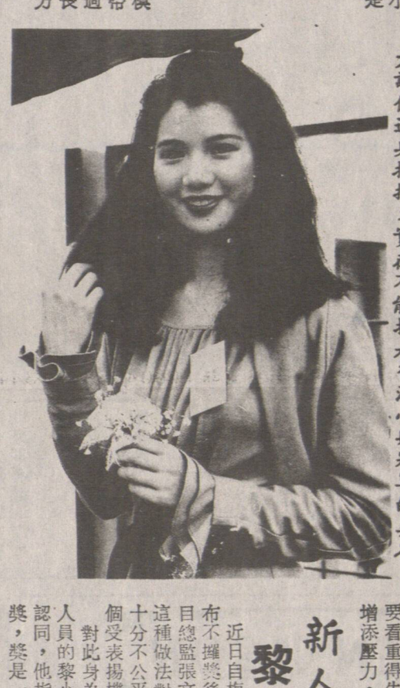
對於朱玲玲，袁詠儀說她是港姐中之港姐，十全十美，自己也依據她為將來目標，不過袁詠儀忙加否認想嫁入豪門，免得別人誤會，只想希望像她能使人永留印象。

袁詠儀先參選二月舉行《華裔小姐》，袁詠儀坦白說，參賽自然希望得獎，但最大目的是結交朋友，學習東西心態，不要看重得失，這反會增添壓力。

三位港姐前晚拍菲亞太影展，可算風塵僕僕。

翁杏蘭知道袁詠儀參選「環姐」後，順應對方要求幫她惡補英文，目前袁對普通交談也應付得來，加上她記憶力强，進步神速。

翁杏蘭睇好袁詠儀出外參賽，對方擁有的櫻桃小嘴嘟起來甚是可愛，襯上甜美笑容是最大優點。


袁詠儀這身打扮，實在不能担起香港小姐冠軍的美名。

上：王海波本人。下：王海波飾包丞之劇照

台灣唯一的女花臉
王海波受觀衆歡迎
面貌娟秀嗓音好而且自己擅於勾臉

訪問了台灣的京劇女花臉、方榮翔的女弟子王海波。

一九五六年，王海波在台灣出生。她的父親是河南人，母親是山東人。父親曾任海光劇校校長，愛好戲曲，所以，一九六九年，十三歲的王海波就入「小海光」學戲。

我問：「你一個小姑娘，怎麼會學唱花臉？」

王海波說：前五年學小生，又學老生，全部泡湯。一九七四年，學校演出《五花洞》，演包公的同學生病，她臨時頂替，成績不錯，老師陳元正就教她《飛虎山》，從此，王海波就成了台灣唯一的女花臉。觀衆看一個小女孩演唱花臉，覺得有趣、好玩，所以賣座特好。

王海波說，她因為嗓音好，演《打鑊鬼》，還接演《遇后》、《龍袍》。跟高德松學《霸王別姬》，跟王福勝學全本《連環套》。

一九八八年，她來香港，看方榮翔演出，大開眼界。在朋友的介紹之下，她拜了方榮翔為師。然後，她隨台灣的劇團赴美演出。去年四月方榮翔逝世，去年十月她去濟南，祭奠方老師，並演出了《將相和》與《鋼美案》。

今年四月，王海波又到山東，在濟南等五地演出了十五場。山東觀衆因方老師而《愛屋及烏》（王海波如此說），每次演出完畢，觀衆要見她的女子裝束，還要她唱一段，才肯離場。

她說：她在山東發現，方老師的弟子都能教戲，令她獲益非淺。近年，她在台灣不多演出，在大陸則是演出帶學習。

面對着長長頭髮、面貌秀麗的王海波，問她，你自己勾臉嗎？她說：在台灣演出，她自己勾臉，這次在香港公演《鋼美案》是特請袁少戎替她勾臉。

王海波的丈夫是台北影視演員田文仲，夫妻二人有一個女兒，今年已入小學一年級。

鏡堂

偶重懷春戲

陳敏兒在歡樂今宵演出趣劇《哎吔表妹》，節目仍然繼續做下去，顯然是節目幾受歡迎。陳敏兒以攪笑形象出現，雖然是動作多於一切，也算幾引人笑，算是表現不差，不過，這個趣劇似嫌內容集集相同，陳敏兒這個「哎吔表妹」，少女懷春情有獨通的戲太多了，就叫人覺得好重複，沒有新意可言。趣劇雖然要攪笑，內容也要講究的，獨沽一味的懷春戲，對陳敏兒這個角色也起不到多大作用，飄女擅懷春，太多了就會叫人就成為《哎吔表妹》之招牌戲，感到幕後編劇江郎才盡。陳敏兒這個「哎吔表妹」，還有父親與母親的角色做配搭，不以此來炮製一下溫馨味道，實在是有捉到鹿不會脫角之嫌，何況，做父親的是攪笑高手之胡楓，不以此來為哎吔表妹製造溫馨的內容去做功夫，會叫人無法明白是怎麼一回事？若是在少女懷春的內容去做，就叫人感到膩了些。陳敏兒好落力去演繹這個醜女郎，卻仍未能有大開拳脚的機會，不外是劇情有所限制，偏重於懷春戲，到底不是明智之安排，就是對陳敏兒來說，也會演來演去，難有挑戰性的。

（莎拉）

果小冰想進入訓練班吸收知識。

新人上得慢有因
黎小田大抒己見

近日自梅艷芳也宣布不攞獎後，港台節目總監張文新曾指，這種做法對幕後人員十分不公平，少了一個受表揚機會。

對此身為幕後工作人員的黎小田却不表認同，他指歌手不領獎，獎是一樣可照頒給幕後人員，且唱片銷路高，對幕後人員已是一種鼓勵。他又覺得，歌手不領獎，可能是獎失去意義，若是外國頒個國際獎，阿梅不去領取才怪呢。

談到現時樂壇新秀中，他可看好那幾個？小田謂李克勤、關淑怡也很有潛質，却原因在這些地方，不只唱他們一兩首首本名曲，其他歌亦要唱，能令他們吸收許多經驗，對唱功大有幫助，亦可學會與人客應對、執生，將來對其在演唱會，登台有極大幫助，而BYOND，之所以可上得那麼快，亦是因為是夾BAND，練歌才有此成績。

拍戲要打尹楊明
黃光亮忍不住笑

黃光亮與尹楊明識了十多年，兩人正式合作拍《勇闖天下》，黃光亮說因太熱悉，演對立戲時很難投入，在一場打尹楊明的戲中，他忍不住笑，NG了多次。

黃光亮最近參與《不文小丈夫》續集的劇本創作，他是初次嘗試，其實他認為自己性格適合幕後發展，最希望將來可以幕前幕後都有機會發揮。現時他除了演出《不文小丈夫續集》外，也挖了黃霑的《不文集》。

班班與羅石青恩愛萬分。

片段驚喜 大體沉悶
《夢》

列乎

本片由八個「短夢」組成，有四個夢尚可一觀，另外的一半則容易使人看得昏昏欲睡。有時候，你要看大師的作品，就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——悶。

黑澤明固然是大師，他對電影藝術的貢獻是肯定無疑的。但大師也是人，不會完美無缺，例如會固步自封，會走火入魔，又或者是因年紀關係而顯得力不從心，甚至是思想老化變得固執諸如此類等等。政治家如此，藝術家亦不例外。

在八個夢中，個人較為喜歡的是第二個夢《桃園》和第五個夢《鴉》。

《桃園》拍出了善良、美麗的意境。小孩在桃園處不時見一個陌生的女孩若現若隱，好奇心驅使下，他滿山地尋找這女孩的蹤影，但他尋不獲，却見滿山的桃樹刹時變作人形，個個衣着華麗，像爛漫山花翠舞，小孩疑惑地認為小女孩也是其中一株桃樹的化身。他執意地只希望那小女孩重現，眼前那斑爛的桃樹群（人羣）無論如何也迷惑不了他。結果，小孩無邪的誠意感動了其它桃樹的化身，全部悄然消失，小孩身邊只剩了一株小桃。

這段夢使人感受到童年天真和幼稚却毫無雜質的可愛。有時純好奇才是最純潔的時刻，完全沒有處心積慮的計劃的追求，使人回到純真的童話世界。

《鴉》是成人的夢。夢中的畫家被梵高的名作迷倒，後來竟進入了畫中，在麥田中和梵高晤面。梵高（馬田）史高西斯飾）是那樣的不羈和沉迷，這夢中的梵高耳朵被割去，那是梵高曾為向一女子求愛而作出的瘋狂之舉。走入畫中的畫家完全拜倒在這位大師脚下，但却只是迷惘地追求。這個短夢拍得使人相當驚喜，故事構思、色彩和特技均十分令人着迷。

此外，第一個夢《太陽雨》及最末的《冰雪村》均可以接受，然而，第三段的《大風雪》、第四段《隧道》和第六、七段的《赤富士》、《鬼哭》，則見矯揉做作，拍來頗見沉悶。事實上，黑澤明不再見他深厚有力的特色，反而追求起形式化來，前作《亂》已見如此。

穿梭娛樂圈

脫稿因穿梭片場

我寫本欄四年多，一直很少脫稿，間中三兩次都只為傳稿時失誤所致。上星期我竟然在一種明知要交稿的情況下脫稿，確是始料不及的，再加上那晚編輯曾傳呼追稿，更使我心中有愧矣。

本欄每星期寫五百字其實負担並不太重，間中較忙時只要迫一迫自己也可應付過去。幾年來除了在家裏寫之外，在餐廳、錄影廠、化粧間、外地酒店房間，甚至火車或飛翔船上也曾寫過，因為每到星期四五，心裏總也就惦念着寫稿的事情，忽忙也要擠點時間完成它。

自上星期西貢區藝術節揭幕後，我也可真忙得要命的，每天除了要處理藝術節的事宜外，還要應付公司一連的三套劇集，整天穿梭來回於片場、外景場地與西貢大會堂之間，可真一天二十四小時也不夠似的。上星期四五深圳青年藝術團正式演出，我這個身負大會演藝策劃重任的也就更加忙得暈頭轉向了，因為一個外地的演藝團體到一個陌生的劇場去演出，人家連揑口釘也要找我，我能不像貼身膏藥似的跟着他們嗎？

其實那兩天我的公事包裏是帶上稿紙隨時準備動筆的，可是怎麼也不可以靜上十五分鐘，心裏一直在焦急。到星期五晚八時半左右，編輯傳呼追稿，我正由清水灣廠飛車返大會堂途中，結果只能無奈的回覆說「脫稿了」！

淡伯